

在欲望的悲歌下

——试论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中的三角欲望

陈蕙

四川大学

摘要：勒内·基拉尔用“欲望三角”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为莎学研究打开新视野。本文基于摹仿欲望理论和“欲望三角”模型，选择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中欲望旺盛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作为欲望主体，分析他所在的两个欲望三角：其一以他的好友波西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为客体、他的王后赫米温妮为中介（介体），其二兼以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女性主义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提及的“天使”和“魔鬼”意象，是以作为“天使”的王后为客体，作为“魔鬼”的王后为介体的欲望三角。主张男性霸权的里昂提斯实则兼具男性和女性的双重心理，在欲望中挣扎、缠斗，尝试救赎。

关键词：欲望三角；摹仿；主体；介体；客体；莎士比亚；基拉尔；女性主义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3.082

1961年，法国著名当代文学批评家勒内·基拉尔写成《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并于其中提出摹仿欲望理论和“欲望三角”模型。基拉尔认为，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欲望主体——欲望客体”的“直线性”的欲望并不能反映欲望的本质。他所谈及的欲望更多的是指摹仿他人的欲望，此处的“他人”需要同时承担引发主体欲望和阻止主体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双重责任，因此，欲望不是主体在无意识中自发形成的直线性欲望，而是主体、客体、介体三者之间的摹仿性欲望（三角欲望）。三十年后，在《莎士比亚：欲望之火》中，从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维洛那二绅士》开始，基拉尔用上述理论分析了包括《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在内的莎士比亚绝大多数作品。“莎士比亚从《维洛那二绅士》中相对简单的摹仿欲望的形式逐渐过渡到后来戏剧中越来越复杂的形式。”摹仿欲望主体从他深恶痛绝的对手身上看到了自己。欲望主体由于贪于摹仿他人欲望，耽于欲望所带来的快感与困惑，往往扩大羡慕与嫉妒、爱与恨的边界，如卡夫卡所言“像小孩子扯桌布一样”，顾不上自身利益的得失，最后不得不堕入欲望怪圈。

本文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作为欲望主体采用基拉尔“欲望三角”模型分析，是因为里昂提斯拥有充沛、热烈的欲望，同时拥有尽情挥动欲望的自由——他手握一国之君的大权，且比起同样是国王的波力克希尼斯，他深痛地体会过自我欲望。里昂提斯对从小一起受教育、长大和自己一样成为一国之君的波力克希尼斯（以下常简称：波）的欲望值得玩味，它如此之强烈，以至于里昂提斯对自己王后的怀疑来势汹汹、蛮不讲理，随后一系列令人匪夷所

思的决定——对好友动杀心并付诸行动、逮捕王后、违抗神谕放逐自己的女儿并下令处死王后——任谁看都会叫一句“他疯了”。而里昂提斯醒悟之后，为逼死“她是空前绝后”的王后痛悔数十年，并且收起了暴虐的脾气，似乎往他心目中爱戴的圣母般的王后靠近。然而，如果不是在里昂提斯眼里悖乱淫荡的“疯女人王后”（“疯女人”一词源于《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作者：吉尔伯特与古芭）与他“竞争”“圣母王后”，他的疯癫不知会在何时何事上以另一种形式暴发。从这两个欲望三角中，里昂提斯显示出男性和女性的双重特性，他内心高傲的男性霸权主义压制着他隐秘的女性倾向，使他如此割裂、疯魔，欲望之火烧得如此暴烈。

一、在“男位”和“女位”间反复拉扯

戏剧开幕，就由两位分别代表两个国家的大臣叙述两国间的友谊。他们的对话友好、和平，引出两位相亲相爱的国王——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和波西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用西西里大臣卡密罗的话来描述二人情谊：

西西里对于波希米亚的情谊，是怎么也不能完全表示出来的。两位陛下从小便在一起受教育；他们彼此间的感情本来非常深切，无怪现在这么要好……但愿上天继续着他们的友谊！

一起长大、一起受教育的两人由于成长经历相似，因此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应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双方的行为对彼此产生的影响多于一常人，势必会存在一些自小以来的“争夺”——像所有渴望取得更高成就的年轻人间争夺公众的认可。长大后极其相似

的政治地位和角色让这两人成了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一对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像对方这样有资格成为自己的“镜子”。由此可见，王后之于里昂提斯的唯一性显然不如波，因为众所周知王后去世国王还能新娶，但是一旦波去世，新继的波西米亚国王也不再是那个里昂提斯在友爱中寄托了种种隐秘欲望的朋友。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对两人的描述，用在爱情上也不为过。如果说在这段引文中并没有显示里昂提斯“女性”的一面，那么接下来的这段里昂提斯显得比他的朋友感性很多：

里昂提斯：王兄，您别瞧我不中用，以为我一下子就会不耐烦起来的。

波：不再耽搁下去了。

里昂提斯：再住一个星期吧。

波：真的，明天就要去了。

里昂提斯：那么我们把时间折半平分；这您可不能反对了。

而王后是怎样出场的呢？当里昂提斯见劝不住朋友，带着命令和嗔怪之意对王后说：

你变成结舌了吗，我的王后？你说句话儿。

王后这才随之出现，并用出色的、得体的口才完成了劝丈夫的朋友的任务，给观众留下了温柔大方、能稳大局的印象，呈现出典型的“成功男人身边的贤良女人”的形象。用王后自己的话评价她此次的功绩就是：

你们瞧，我已经说过两回好话了；一次我永久得到了一位君王，一次我暂时留住了一位朋友。

在传统的男权视野里，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男人要干大事，诸如“刚毅、理性、强壮、威武、坚强”之类的形容词是属于男性的，而女人通常在男人眼里是“需要被保护的”，是“不能干大事的”。很多事是“女人不能插手的”。而显然这一次是身为女性的王后完成了身为男性的君王所完成不了的任务，所以即便里昂提斯是用充满了男权口吻的居高临下的命令语气要王后出言相助，他在这一次交锋中成了“弱小的、等待帮助的”甚至是“有点娇蛮”的“女性”一方。

而接下来里昂提斯的转变，让人不得不怀疑在他和他的朋友带着对照、摹仿和争斗的关系中是否被设计成“女位”：

里昂提斯：太热了！太热了！朋友交得太亲密了，难免发生情欲上的纠纷。我的心在跳着；可不是因为欢喜；不是欢喜。这种招待客人的样子也许是很纯洁的，不过因为诚恳，因为慷慨，因为一片真心而忘怀了形迹，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我承认那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嘿！那种招待我可不欢喜；就是我的额角也不愿意长什么东西出来呢。——迈密勒斯，你是我的孩子吗？

里昂提斯的多疑让他的心思显得分外细腻、情绪激动、感性在先，能从说着“我承认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的不坚定的怀疑迅速转化到对儿子血脉是否纯正的不可收拾、不计结果的怀疑。对比相对理性和说出“我们各以一片天真相待，不懂得做恶事，也不曾梦想到世间会有恶人”的胸怀宽广、坦坦荡荡的波，里昂提斯正像一个在男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里被男性嘲笑的“缺乏思考、心胸狭窄、幽怨难缠、多疑善妒”的“小女人”。

当宝丽娜拒绝他的命令，他对她的丈夫安提哥纳斯喊道：

他怕他的妻子！（向安提哥纳斯）你这不中用的汉子！你是个怕老婆的，那个母夜叉把你吓倒了吗？

这句话直接体现出在里昂提斯心里，女人服从男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然而，在波面前更容易展现出女性一面的里昂提斯，越压制并否定了他的女性一面，就越对充满了“男性魅力”的朋友怀有强烈的摹仿、向往的欲望；王后这一女性角色的在场让他找到了可以摹仿的对象——“让她和我一样对波有欲望”，而他女性的一面让他将这种欲望通过与另一个女人竞争的欲望实现，并且通过在想象中将王后推到朋友一边，来达成与朋友拉近心理上的距离的目的。通过建构这种竞争达到两人存在摹仿的效果，从而感知彼此的唯一性。

二、夹在“天使”和“魔鬼”间的隐秘欲望：难以划分的沉沦与救赎

在里昂提斯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加隐秘的欲望三角。在阐述它之前，笔者将在这里介绍在前文已有所提及的由美国女性批评家S. M. 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合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的部分观点。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是天使般的。而那些拒绝无私奉献、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妇女则是魔鬼。而这两种形象常常并存于同一个女性角色的身上。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欲望三角是：以里昂提斯为欲望主体、“天使”般的王后为欲望客体、“魔鬼”般的王后为欲望中介的欲望三角。

“这个魔鬼可能不仅隐藏在天使的背后，而且实际上她也可能潜伏在天使的身躯之中。”在《冬天的故

事》中，王后恰恰也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在夫君遇到难题时，她是一个及时出现并奉献出完美解决、实现男性的愿望的“天使”；在被怀疑时臣子们挺身说出的“因为假如娘娘是不贞的，那么世间女人身上一寸一厘的肉都是不贞的了”“我说是好王后，假如我是男人，那么即使我毫无武艺，也愿意跟人决斗证明她是个好王后”的铮铮辩护中，她是一个按照男性要求严格守贞洁的典范，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维护男性尊严的“天使”；当戏剧近尾处，里昂提斯看着王后的石像痛悔地高呼“骂我吧，亲爱的石像，好让我相信你真的是赫米温妮；可是你不骂我更使我觉得你真的是她”时，她是一个“像赤子一样温柔，天神一样慈悲”的“天使”。她像天使一样善良、温柔、体贴，像天使一样爱着她的夫君，像天使一样被人相信，像天使一样成为“高贵的杰作”的雕像接受崇敬、奉为偶像，甚至像天使一样复活。这是里昂提斯求爱时想爱的理想妻子，承载着一个男性对于一个女性的欲望；同时，他面对波力克希尼斯内心隐藏的女性也想摹仿这位男人眼中的理想的“天使”女人，尤其是在他知道他对波力克希尼斯犯下了严重罪孽之后，他在懊悔、痛苦之中更迫切想成为被波谅解、接纳的对象，而成为这样的“天使女人”，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如果可以做到）。他确实在悔悟之后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宽容、温和与相对从容。

王后“魔鬼”的一面有“自身就有的”，也有被污蔑的。当她被夫君污蔑成与夫君的朋友行苟且之事并怀有孽种的淫妇，她当然成了夫君和其他不知真相的男人眼中的“魔鬼”，面临的是“要是她死了，用火把她烧了，那么我也许可以恢复我一部分的安静”。然而，王后本人不只有温顺柔和、隐忍顺从。在她将被收监时，面对一片慌乱，身怀六甲的她英勇陈词：

各位大人，我不像我们一般女人那样善于哭泣；也许正因为我流不出无聊的泪水，你们会减少对我的怜悯；可是我心里蕴藏着正义的哀愁，那愤火的燃灼的力量是远胜于眼泪的泛滥的。

谁愿意跟我去？请陛下准许我带走我的侍女……别哭，傻丫头们，用不着哭；等你们知道你们的娘娘罪有应得的时候，再用眼泪送我吧。

在荒唐的审判台上面对可能到来的极刑时，她不畏强暴，正视死亡：

陛下，请不用吓我吧……假如你根据了无稽的猜测把我定罪，一切证据都可以不问，只凭着你的妒心做主，那么我告诉你这不是法律，这是暴虐。

这种一反传统女性形象、对夫权和暴权表示坚定反抗的女性形象正是王后自身的可歌可泣的“魔鬼”形象。正是“魔鬼王后”，夺走了里昂提斯心中的“天使王后”；也正因有“魔鬼”的竞争，里昂提斯才更感到要摹仿的“天使”的可贵。魔鬼必须被杀死，所以他扬言要烧死王后，王后也必须去世，从文本中失踪直到该剧将终。但是，他终究挣不脱对一直作为镜子存在的波的欲望，所以他接受“天使”的询唤与摹仿，自我规训并尝试赎罪。

行文至末，《冬天的故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它是关于人陷入欲望怪圈沉沦、挣扎、救赎的故事。兼具两性欲望的里昂提斯混沌、割裂又在欲望三角中完成个人整体性的修护。所以在欲望的悲歌下，即便他终究没有跳出欲望怪圈，即便连救赎也是在其中实现，这仍然是一首人与欲望进行不屈不挠的缠斗之赞歌。

参考文献

- [1] (英)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著；朱生豪等译. 莎士比亚全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 [2] (法) 勒内·基拉尔作；罗芃译.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3] (法) 勒内·基拉尔著；唐建清译. 莎士比亚：欲望之火[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4] (美) S.M. 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5] 丁文静. 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探析[D]. 华中科技大学，2014.
 - [6] 遇美娜，王钢. 《冬天的故事》：男权的地图隐喻与女性空间再生产[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89-92.
 - [7] 王钢，遇美娜. 《冬天的故事》：女性权力的消解、再生与王权焦虑[J]. 许昌学院学报，2022，41（03）：38-42.
 - [8] 刘芳. 女性的第三空间——《冬天的故事》中的叙事策略[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9）：79-80+83.
- 作者简介：陈蕙，单位：四川大学，出生年：2001年、性别：女、民族：苗族、籍贯：湖南麻阳、职称：无、学位：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艺学。